

□刘革雨

吃 肉

孔子说：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孔子是圣人，一般人仨月不让他吃肉试试。

话说回来，20世纪70年代，城市供应好些，在农村一年也吃不上几次肉。

我下乡不到两年，除了回城，在乡里吃过两次肉。

1977年深冬，禹州大兴水利，挖北干渠，我们知青全部上阵，挥锹挖土，拉车运石。冬至那天，厂里放出风来，中午猪肉炖菜。一到晌午，大伙儿奔向伙房。炖菜不假，只见粉条白菜，肉却聊胜于无。

这算是第一次吃肉。

其实，我们的伙食要比当地农民好多了，虽吃不上大米、白面，但玉米糝、玉米面馍管够。

我们当时也就十七八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肚子里没油水，特别馋。扒村虽是个大队，由于是交通要道，公社在那里设有供销社、小食堂。

有一天天气奇寒，我们几个知青又冻又饿，肚子里又馋，就转悠到小饭馆。小饭馆现在还在，扒村桥的东北角。

我们几个走进小店，没有一个客人，柜台上放着一个黑酒坛，一个四五十岁的师傅支着门市。我们要了两份蒸排骨、二两红薯干酒，肉好吃，酒劲大！

这算是第二次吃肉！

冬天，料峭风寒，扒村街空无一人，一家小店，几个流落他乡的后生……少年不知愁滋味，现在想来却是有些心酸。

在扒村没正经吃过肉，却吃过一次炒豆腐，至今记忆犹新。

还是冬天，没啥活儿，山里的风呼呼地叫着，我们几个躲到伙房，和大师傅闲聊取暖。突然听到卖豆腐的叫卖声，我们几个一合计，出去买了一大块豆腐。大师傅一看，无奈地笑了笑，烧了一大碗豆腐。我们几个大快朵颐。

豆腐烧好了比肉好吃！

扒村“当兵”记

我没当过兵，这是我一生的遗

憾！

不是我不想当兵，也不是不能当兵，只是感到书没读够，想上大学。

这种念头在1976年绝对是个另类。那个年代，年轻人最好的出路，无疑是当兵。我们班的男生，大多数都是“金珠玛米”。

1978年，我还在扒村当知青，高考成绩还可以，也体检完了，但通知书迟迟没下来，只好还在山上挖土。

转眼间到了招兵季，年轻人都吵着报名，我也急了，就去找公社。公社书记笑笑说：当什么兵？看你瘦成啥，今年是铁道兵，你行吗？

我那时特瘦，招生体检时，刚过45公斤。公社书记又说，你都考上大学了，还凑什么热闹？

当兵与上学，我选择了上学！

又过了几天，大办民兵师，县里成立民兵师，公社成立民兵团，知识青年全部加入民兵。

民兵团成立大会在浅井开，红旗猎猎，热闹非凡，我们几个知青都成了光荣的民兵！

又过了几天，我的录取通知书来了……

张山的检查

张山叫张山还是张三我不太清楚，大伙儿都这样叫着。

我和他不太熟，见面只是点点头。我刚下到扒村磷肥厂时，总看到他蹑蹑独行，戴一顶军帽，披一件旧军棉衣，脸色苍白，心事重重的样子。

那时，每天晚上都要开大会，学习文件，念报纸。会议开到高潮时，喝令张山站起来，会场一片哑静。

张山灰头土脸站起来，低头念自己写的检讨。

检查不深刻，回去重写。厂长吼了一声。

会议结束后，我问工友，咋回事，张山犯的啥错误？

工友告诉我，张山是看马达的，不小心把马达烧了。厂长很恼火。

其实，那时供电极不正常，张山也不是有意的。说到底，也就是个安全事故。

张山已做了几次检查，领导说不深刻。我见到的张山，总是一副苦思冥想的样子。

又过了几天，开大会时又让他做检查。张山拿出一叠纸，足有几十页：“我阴谋破坏‘文化大革命’，妄图炸毁水塔，复辟资本主义……”念到最后，大伙儿都忍不住笑了。

张山念完检讨后，厂长大手一挥，这次检查认识深刻，过关了！大会散了，张山木呆呆地在马灯下站了很久……

丙见之死

丙见是我40多年前下乡时最好的朋友，个子不高，圆脸，睫毛很长，总是笑眯眯的样子。

他比我年长两岁，应当是1974或1975年的高中毕业生。我刚下乡时没地方住，是他和丽华一起拉砖，在工棚的一角堆了一道墙，虽然四面透风，心里却很温暖。

躺在床上，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

他和我们几个知青的关系都很好，背后也有人说他：一个农民，整天和知青混在一起，啥混头儿。

恢复高考后，我考得不太好，也就是上个师专，有些不想去。他知道后，拉着我上后山，开导我：“上吧！先回城再说。我是离不开这山沟沟了！”

1978年，我们三个知青都考上了学。临别时，他让他嫂子擀了绿豆面条，做了一大锅，我们几个知青美美地吃了一顿。

扒村故事

“学技术？你们拔腿就跑回城里，我找谁去！”

也是，我们自己也不相信能在农村干一辈子！

记得车间里有一件虎头枕，应该是宋代的老东西，就那么扔在地上，现在想来，值个百十万元！

前几年，我到扒村采访，扒村瓷已恢复。白底墨画，漂亮极了……

红色年代的“暗恋”

从宋家大院出来，看了半天，想起来了，这里应是当年浅井公社最繁华的地方……

邮局、供销社、食堂都在这里。食堂大师傅的豆腐烧冬瓜好吃极了，香！

这里有个磨坊，小麦、大豆、玉米都磨。

磨坊的主人，是一个美女！

前些年的流行歌曲《小芳》火遍全国，有不少朋友问我：“你有小芳吗？”

我下乡时，已是知青运动的尾声。知青们都知道在农村待不长，自己前途未卜，哪有胆量找“小芳”啊！

然而，都是少年维特的年龄，偶尔想一想小芳还是有的……

厂里有位姓L的当地青年，我们玩得很好，比我们大两岁，长得很帅。

熟了，也是无聊，我们就问他，有没有对象。他矢口否认，逼急了，他承认喜欢一位女同学。

我们一下工，就拉着他讲女同学。秘密一旦暴露，他也就毫无顾忌，敞开心扉，把女同学夸成了花！

最后，他红着脸告诉我们，女同学就在公社临街房里磨面！

第二天中午，我们几个知青拽着他到公社，去看女同学。到了磨坊门口，他说啥也不进门，掉头就跑。

我们几个探头探脑，屋里黑洞洞的，眼睛半天才反应过来……

果然，一位女孩戴着口罩，头发、额头，都是白的，像披了一层霜，一双大眼睛清澈而又透亮。

美！

L和女同学是否比翼齐飞，我们不得而知……

总第一四三八期



那次奔赴

□何依

那次奔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在心火绽放的刹那
完成了一场精神上的自我救赎

寂静的夜晚

满是泥泞的道路上
布满了荆棘和迷雾
道路崎岖难行
马儿吃饱喝足
踏上新的征程
一轮红日
冲破黎明的羁绊
喷薄而出

如果一切都没有意义
我们的相见也没有道理
也许冥冥中自有天意
所有的困苦和磨难都为了成就你
有谁能打败命运呢
依然负重前行义无反顾

村庄的诗句

□丁太如

是谁以庄稼的名义
诠释了季节深处的风景
让山坡上的月亮圆了又圆
最终滑进我的掌心
捧读的是思乡的情怀
还是岁月刻骨铭心的记忆

是谁以秋天的名义
点燃了季节深处的誓言
让草原上的马匹愈来愈远
最终驻足我的守望
捧读的是异乡的风貌
还是村庄乐不思蜀的诗句

是谁以雨季的名义
淋漓了季节深处的旋律
让生命中的章节扑朔迷离
最终搁浅我的眺望
捧读的是旅途的水域
还是故乡恋恋不舍的小河

秋天的温柔

□李惠艳

秋在季节的深处
渐渐地着上金黄的颜色
让所有宁静的往事变得不再遥远

纷沓而至的水声
满含忧伤的目光
让萧瑟稀疏的树影
多了几分相思

蟋曲在掌心的温柔
便开始生长一丝质朴的等待
一如曾经走过的那条小路
总有一种密集的记忆
吹奏眺望的号角

寂静花开的秋日

□章铜胜

从桥边路过的时候，忽然发现缠在桥栏上的茛萝花开了，猩红的花朵，缀在茛萝的羽状复叶间。一朵一朵的红花，衬着浅绿的叶子，在风中轻轻地摇晃，悠闲而又惬意的样子。经常从那座桥边经过，没有注意到缠在桥上的那株茛萝，一朝花开，依旧寂然无声。我喜欢这样寂静花开的秋日，不张扬，也不喧闹。

白露那天清晨，朋友发了一张桂花图片，说桂花开了，我有点将信将疑。今年入秋以后，气温一直很高，前段时间才降了下来，这两天又回升了些。桂花真的这么早就开了吗？上午出门散步，路边零散地栽了一些不同品种的桂花，我特别留意了一下，没有发现桂花开。顺原路返回，走到溪边时，忽然闻到一股桂花香，忙抬头找寻，在一棵金桂树上，看见有几条桂枝的叶腋间，开了一些桂花，桂花的香气想是从那些桂枝上传来的。几枝桂花寂静地开了，在我还不太相信它们已经开花的时候。此时的桂花，好像开得有些落寞。

湖边栽了好多木芙蓉，木芙蓉花开得大，在阳光下还善于变色，真好。每逢木芙蓉花开时节，我都会特别留意它们，在清晨、上午、下午和傍晚，看木芙蓉花瓣颜色的变化。一朵花在一天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也是很难得的。在水边栽植木芙蓉的主意，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我觉得这想法真好，真的很合适。于一湾水，于一棵木芙蓉而言，都是如此。秋水因花而清艳，秋花因水而柔媚，还有比这更好的搭配吗？最先想到在水边栽植木芙蓉的人，心思一定是极细腻缜密的。他应该是懂得木芙蓉临水照花的心思的，人与植物的相知，是否也隐藏着一些难为人知的秘密呢？湖边的木芙蓉开始开花了，路过时，我都会停下来看看，想要猜出它们的某些心

思，或是在寂静的秋日里探知它们的一些秘密。

太阳花，可能是开在夏天最普通的一种花，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们。我家每年都要种一些太阳花，花盆不够用，就将装油的塑料壶侧面剪去一部分，装上土，种上太阳花。太阳花不娇气，不用多管它们，它们也一样长得很好。夏天酷热难耐，它们依然会开出各种颜色艳丽的花朵来，朵朵小花，开满了盆，也很好看。太阳花的花期很长，从夏天开到秋天，好像也不累。前天傍晚，天上云在夕阳下缤纷绚丽，特意跑到阳台上去看晚霞。晚霞好看，却不耐看，只一会儿工夫，夕阳落了，霞光也淡了，一低头，看见那几盆太阳花正艳丽地开着。它们从夏花开成了秋花，依然明丽照人，依然静默无言，忽然觉得太阳花也是很好看的。

老家村庄外围土墙上，栽了一排木槿，土墙和木槿，隔开了村庄和村外的田野。村庄像个大院落，在田野里静卧的大院落。在木槿的旁边，乡亲们种了一些扁豆。秋天，木槿花谢了，扁豆爬上木槿的枝头，挂出一串串紫色的扁豆花。过不了多久，紫色的扁豆花变成边缘紫色的扁豆荚，扁豆荚一天天长大，变得肥厚，还有一些紫色的扁豆花在枝头，在盯着那些扁豆，用奇怪而难解的眼神。

我非常喜欢那些紫色的扁豆花，那种在乡村只能远看，不能去触碰的扁豆花，我们彼此静默以对，它在风中对我颌首，我都在风中对它微笑。此时村外田野里的万千晚稻花，也正在开着，它们那样小，那样朴实无华，竟然很少有人发现、留意它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很少注意到村外开满田野的晚稻花，直到离开村庄以后，才会在闲下来，或是梦里想到那些晚稻花。它们寂静花开的秋日，竟然已经离我如此遥远。



天地间 吕超峰 摄

百菜不如白菜

□王贵宏

不高贵的白菜一直是北方人的主菜，咋做都可以，都好吃，都吃不腻。

白菜高产，过去和现在都不贵，并且极易储藏，放窖内吃到冬去春来时仍帮实叶嫩。朝鲜族人最喜欢的菜也是白菜，因为他们一直用白菜做风味独特、爽口下饭的辣白菜，此菜竟名扬四海。

我钟情于用白菜腌的酸菜，这种风味甚至超过其他菜蔬。原因是酸菜不仅口感独特，而且与猪肉搭配时，可巧妙地削减猪肉的油腻。白菜的生长期不长，大约许多叶茎菜完成了茂盛的使命转入衰竭期后，它才生根展叶。或许是耐寒抗冷的缘故，当秸秆上的苞米已

近枯黄，架条上豆角的圆叶也随风坠地，甚至一直隐藏在泥土中的土豆都离开了眷恋的土壤，此时白菜的叶片还在不紧不慢地一层层搂紧抱实。

腌制酸菜的季节基本在进入明显的深秋霜降前后。10月份，天高云淡，田地里显得有些荒凉，似乎只有翠绿的白菜和萝卜还在田地里坚守。通过大小车辆地搬运，白菜被搬回各家的院落。刚收回的新鲜白菜不宜直接腌制或进储藏室，还要沐浴几日阳光，目的是晒去过多的水分，以防腐烂。

北方腌酸菜的方法像劈烧柴一样简单，传统的器皿只需一口头号的大缸，将上绿下白异常分明的白菜用滚烫的开水轻轻烫过，使之变软不易碎，再一层层码入缸中，

撒些盐以更防腐，然后用大石块压紧。那有些夸张的一大缸酸菜摆在各家各户的厨房中特别惹眼，让外地人感到有些不协调，更多的是呈现殷实日子的纯朴和实际。

此后白菜在沉睡的缓慢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缸中的清水会逐渐变得浑浊和黏稠。沉睡在缸中一个多月后的白菜，容颜不再青翠，而呈现出淡黄色，此时已经可以食用，白菜在沉睡中获得了重生。北方人对于吃，毫无造作，一餐地道的杀猪菜，酸菜炖肉烩血肠总是唱主角，仿佛一下子将人们的许多回忆和念想在这热气腾腾的菜肴面前蓦地被勾回到现实……有一次参加宴会，服务员上了道以白菜为主的青拼最受青睐，大家你一块我一块很快吃了起来，并七嘴八舌地赞赏起白菜的营养和治病解毒等功效，足见人们对其貌不扬的白菜的喜爱。

又快到了白菜收获的季节，我站在菜地里，望着满眼的碧绿，心生欢喜。